

# 探索“实体经济的回归与转型”路径

由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经济论坛,12月9日在京举行。本届论坛以“实体经济的回归与转型”为主题,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蔡名照致开幕词: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在交流互动中寻找答案



人民日报社总编辑 蔡名照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牢牢把握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为中国实体经济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对实体经济重新认识和探索必将启发人们对中国企业改革深度思考,而实体经济的回归与发展,也必将推动中国企业的进一步变革和中国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实体经济的回归能否带领世界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实体经济的转型能否重塑全球产业格局,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交流互动中寻找答案。

## 魏建国： 建议成立“大部委” 统管实体经济



魏建国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原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在第十二届中国经济论坛上指出,当前中国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在发展中存在两个大问题:第一,不是所有的人对当前我国实体经济的复兴和崛起认识一致,有的人还缺乏紧迫性和危机感;第二,没有把实体经济的发展作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强有力的引擎,也没有以之为抢占世界经济制高点的切入口。

“借十八大东风,在机制和体制改革上面,建议国务院成立一个统抓中国工业实体经济的以产学研并步,内外结合的大部委。”魏建国说,为使中国实体经济得以复兴,应尽快建立一个囊括国资委、工信部、发改委、商务部等多个产业部委的大部委,在机制上拿出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制。

“国外都在考虑这方面的体制机制,法国、美国等亦对国家部委进行了统筹规划。如果我们这方面缺位,这将会为今后的实体经济发展带来很大损失。”魏建国说。

他透露,相关部门将在近期出台一个实体经济规划,时间辐射至未来3—5年。目前,这项工作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多家企业都在翘首企盼,各省市的大型企业都在盼望

统领国家工业经济发展、未来战略目标明确的计划出台。除了已经规划好目标的外贸、GDP、物价指数,剩余的方面仍未有明确的规划,而没有规划中国工业实体经济就无从做起,更无法衡量中国明年、后年的目标。

他呼吁,和规划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应及时出台。如果保护知识产权依旧滞后,未来的资本流通、风险投资都没法做。中国要把保护知识产权作为自身创新的自我要求,而不是作为外来压力来操作。他说,“当前知识产权要重罚重奖,对假冒伪劣提升到刑事责任,对有发明创造的企业家科学家包括普通老百姓给重奖。”

为克服中国产业布局散、乱、差、小及劳动生产率不高的弊端,他建议相关部门在制定规划时,政策利好要向中小企业倾斜,提高对这部分企业的财政支持力度。

除了政策支持,这部分企业自身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须既懂风险也懂承担,应在懂得分享的基础上,做到选对项目、选对市场、选对合作伙伴、选对产品以及最终的选对合作原则,互利共赢,中国企业就一定赢。

本报记者 蒋皓/文

## 辜胜阻： 政府要支持草根经济 解决融资难问题



辜胜阻

全国人大常委会、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12月9日向《中国企业家》记者表示,目前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主要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政府要大力发展草根经济,让民间资本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辜胜阻介绍说,如今大量做实体经济的企业从实业平台取得的融资流向非实体经济领域,很多原本专注实业的企业纷纷转行做投资或投机。民间资本游离实体经济,变成炒资产的“游资”和“热钱”,企业家实业精神衰退,呈现出“赚快钱”的浮躁、急躁心态。

在分析实体经济空心化原因时,辜胜阻表示,当前利率、汇率、税率、费率“四率”,薪金、租金、土地出让金的“三金”,原材料进价和资源环境代价的“两价”等九种因素叠加推动企业成本直线上升。另一个原因是,当前我国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两极分化”严重。做实体经济面临高成本和高税费两头挤压,利润“比刀片还薄”。一些实体企业在“副业”投入收益高、

资金回流快的诱导下,逐步放弃了对主营业务的坚守。大量资本从实体经济中转移,一些企业甚至把制造业作为融资平台,套取资金在资本市场逐利。

对于应采用什么方法推动实体经济企业转型的问题,辜胜阻表示,首先是企业的转型升级和海外拓展,要通过转型突围和政府的经济改革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在经改方面,要大力发展草根经济,让民间资本来解决民营企业融资的问题,让中小银行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即扩大金融供给;然后是税改,要减轻中小企业的税费,让其有利可图,然后转型升级。对于粗犷型的小微企业,应该免税,用税制改革的办法,来降低企业的税负,只有这样,实体经济才能做大做强。

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辜胜阻建议应放宽民间资本设立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使民间金融从“地下”野蛮成长转向“地上”理性发展,实现实体经济与金融体制的良性互动,让金融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位。

本报记者 蒋皓/文

## 谭雅玲： 改革说的太多做的太少 需要切实的突破



谭雅玲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在第十二届中国经济论坛上对实体经济提出三点建议:首先应梳理实业与资本二者的关系;第二,对自己的定义要准确;第三,要寻求切实的突破。

首先,对于实业和资本之间关系,谭雅玲表示,实业是创造财富,资本是为财富保驾护航。我们依然处在创造财富的阶段,我们的金融工具是为我们的财富要保本要保障要保护。

其次,谈到自我定义,谭雅玲强调,能否准确定义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目前是大国而不是一个强国,虽然作为世界工厂但由于从事的加工制造业大多比较低端,并不具备竞争优势。这是我们的现实,然而,我们对于自己现在处于初级阶段、中级阶段还是高级阶段的定义是极其不准确的。中国的初级阶段刚刚走完,应该正常的进入中级阶段。中级阶段对我们所有产业行业而言是研发,精心的研发,长时间的研发。西方走过这个阶段,走了100—150年。中国刚刚走完初级阶段就跨入了高级,进行各种扩张,包括海外扩张、行业扩张、地域扩张等,这对中国的定义是不实际的。

对于汇率,谭雅玲认为更需要准确定义。人民币在美元为主流货币的时代首先考虑的应是生存问题,并不是调整和与之抗衡的问题。人民币跟美元完全不一样,美元是成功者,我们要跟美元博弈,要跟美元平起平坐,甚至要替代它,这种想象力太丰富了,对中国是危险的信号。

而对于如何寻求切实的突破,谭雅玲表示,她在3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讨论了很多问题,包括1997年讨论的贸易量大质低以及2007年、2008年讨论到现在的结构转型质量提高,然而改革和改进总是说的太多做的太少,短期对策太多,中长期的对策太少,这不是务实,对自己不是促进和推进。

谭雅玲认为,中国人最爱讲机会,认为西方有金融危机,我们就有机会。然而,西方是不是金融危机?西方发达程度跟我们发展程度有多大差距?这些对我们而言不见得是机会,而是很大的挑战,是很大的风险,内生性不足以及内需性不足是我们问题的关键。我们讨论了十几年的问题应该切实有所突破,要出现一个改变,这样中国一定会崛起。

本报记者 任腾飞/文

### 思想

除主旨演讲外,第十二届中国经济论坛还下设“中国实体经济2012:内生衰退还是转型‘阵痛’”、“中国实体经济的重塑路径”、“实业与资本”三个分论坛,吸引了140多位来自地方政府和企业人士参会讨论。

#### 论坛一：

### 中国实体经济2012： 内生衰退还是转型“阵痛”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增长放缓并没有带来明显实业问题  
**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副局长黄利斌：**目前总体情况看工业主体企稳非常明显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中国总经理金建：**拉动实体经济增长是非常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商务部信用评级中心副主任蒲小雷：**第一第二产业一直处在下行阶段  
**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总裁厉军：**大国走向强国企业兼并重组是必然趋势

#### 论坛二：

### 中国实体经济的重塑路径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任陈耀：**重塑实体经济产业生态还需改善  
**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实体经济转型能够成功首先要给员工机会  
**新兴际华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刘明忠：**人才要体现市场化和发展成果共享两大原则  
**哈尔滨电器集团党委副书记冯永强：**国企存在并非是个错误应加强沟通  
**北方重工集团董事长助理任建标：**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掌控能力还要加强  
**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院长助理任建标：**实体经济一靠满足客户需求二靠整合产业链  
**广东百业集团董事长钟期：**惠州探索实际上是民间资金的婚姻介绍所

#### 论坛三：

### 实业与资本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改革说的太多做的太少  
**吉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高材林：**破解农村三农融资难融资贵必须做好渠道  
**法兴银行中国企业和投行业务首席执行官郭坚：**利率自由化出现实质性改变后对实业有很大帮助  
**西门子财务租赁公司总裁杨钢：**自己做金融有利于上下游产业链健康发展  
**招商局资本首席运营官张天伟：**弱增长时期到来实体经济才能回归健康发展  
**中国盐业总公司副总经理董永胜：**实体经济发展不能无序盲目政府要做好引导

### 厉以宁：新三大红利正替代旧红利

(上接第一版)

#### 城镇化有中国特色

为什么1979年以后改革这么快?因为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农业承包制就是一个例子。

厉以宁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上世纪80年代前期的一幅景象:农民拎着大包小包,挤火车挤长途汽车;穿西装的乡镇企业推销员带着样品走遍全国推销产品。几年之后,计划体制被打破了,农贸市场开摊卖股票的景象又出现了。乡镇企业在农贸市场摆摊说明了民间对股票市场有极大的积极性。

厉以宁认为,巨大的城乡差别是中国亟待逾越的鸿沟,破解的办法就是城镇化。

他举例说,城里的土地是国有的,祖传的房子有房产证,买的商品房有房产证,有了房产证创业可以抵押。而农村呢?土地集体所有制,承包地没产权只有使用权,宅基地只有使用权,宅基地盖房子不管多漂亮不能抵押,没有物质资本。除了公众的名义上的所有权以外,对农民自己没有任何意义。在教育、文化、社会、医疗资源分布上,城乡差距都很大。

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农民虽然承包地了,但由于外迁,农村就剩那块地,劳动力素质也低,土地也浪费了。

厉以宁说,要增加农民的物质资本,让农民必须有三权三证。通过土地确权保护农民的利益不能被任意侵害。他建议,应该先在农村的实验区做,之后逐步推广。

人力资本农村不如城市,要通过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解决这个问题。社会资本,要鼓励农民闯出来,扶植农民创办小微企业。温州人出来全靠自己闯,闯着闯着,慢慢积累的社会资本就多了。

厉以宁认为,城镇化有中国特色。新的改革,中国不能学西欧,西欧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同步的。200多年来,把城市弄得污染严重,有钱人就往外搬,这是反城市化。

中国不能向他们学,80%以上的人口都住在城市里,那是不行的。中国将来有15亿人,80%就是12亿人住在城里,中国城市什么样子?生活质量下降,谁还愿意住城里?

在厉以宁眼中,老城区就是多年以来生成的,新城区就是开发区、实验区、工业园区、物流园区等。新城区就是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着重在两点:一是公共服务到位,二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这就是中国城镇化路线图。